

臺灣文學家列傳

龔顯宗 著

本書記述臺灣三十六位文學家的生平，並評價其作品，特別注意時代精神與地方特色。從十六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一部雅而不深、淺而不俗的臺灣四百年文學史。

ISBN 957-11-2059-6 (782)

00685



9 789571 120591

本書電腦編號

1XK0

臺灣文學家
列傳

龔顯宗 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臺灣文學家列傳

作 者／龔顯宗

責任編輯／吳燕萍

出 版 者／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登 記 號：局版台業字第 0598 號

地 址：台北市大安區 106

和平東路二段 339 號 4 樓

電 話：(02)27055066 (代表號)

傳 真：(02)27066100

劃 撥：0106895-3

網 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發 行 人／楊榮川

門 市／五南文化廣場

總 店：台中市區 400 中山路 2 號

電 話：(04)2260330

沙 鹿 店：台中縣沙鹿鎮 433 中正街 77 號

電 話：(04)6631635

逢 甲 店：台中市西屯區 407 逢甲路 218 號

電 話：(04)2555800

高 雄 店：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 290 號

電 話：(07)2351960

排 版／健呈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 版／欣緯彩色製版有限公司

印 刷／容大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裝 訂／乙順裝訂行

中華民國 89 年 3 月初版一刷

ISBN 957-11-2059-6

基本定價 13.7 元

(如有缺頁或倒裝，本公司負責換新)

序

本書將筆者歷年所撰有關臺灣文學家的生平與作品評述三十五篇編次成為一冊，名曰《臺灣文學家列傳》，其中〈趙家二劍工詩文〉一篇記劍泉、劍樵昆仲，故所傳者實為三十六家。

這三十六家中出生最早的盧若騰（西元一五九八年）與最後謝世的呂伯雄（西元一九八六年），相距幾達四百載，可分明代、南明、明鄭、清朝、日據、民國數個階段，在鄭成功開臺之前，還有短時間割據分裂的局面：荷蘭、西班牙、顏思齊與鄭芝龍諸人以及許多原住民部落。

三十六位文學家的作品除以詩為主外，還有詞、曲、賦、民謠、戲劇、散文、駢文、小說、寓言、聯語、謎語、詩話。除了文學業績，有些人兼擅書法、篆刻、繪畫、音樂、刺繡，甚至胸羅政經，邃於經學、宗教學、史地、民俗、人類學、社會學、生物學、礦物學，所長不只一端。僅以文學而論，其影響所及，除新文學外，對氣節的提倡、種性的發揚、原則的堅持、現實的反映和批判、族群地域觀念的消弭、迷信的抨



擊、暴政的反抗、社會的救濟、結社的努力、政黨的組設、刊物的編纂，可說深遠長久。

具體的舉例，盧若騰對金門軍紀的指責，鄭經對清廷的不卑不亢，郁永河對原住民的悲憫，鄭用錫的造福桑梓，李望洋記錄甘肅民情風俗，陳肇興描繪鄉土，林嘉卓建育嬰堂、立節孝祠，丘逢甲詩界革命，洪棄生至死反日，胡南溟開拓新題材、歌詠新事物，石中英諷刺國府苛捐雜稅，呂伯雄在二二八事變中遭誣陷，許丙丁映現選舉醜陋，林秋梧主張改革佛教、提升婦女地位，在在證明臺灣文學家是熱愛邦國的參與者，而非冷漠的局外人。

臺灣人應知臺灣事，臺灣人應讀臺灣書，願臺灣人共同來研究臺灣文學！

龔顯宗二〇〇〇、二、十五

目 錄

序	001
正直菩薩盧若騰	001
文獻初祖沈光文	021
鄭成功誓復中原	041
鄭元之克紹箕裘	049
郁永河稗海紀遊	065
鄭用錫田園擊壤	085
李望洋宦遊西北	103
鄉土詩人陳肇興	121
流寓詩人林嘉卓	139
鄭香谷能積能散	157



4 3 3	4 1 3	3 9 7	3 7 7	3 6 1	3 4 5	3 2 9	3 1 1	2 9 5	2 8 5	2 7 3	2 5 3	2 3 3	2 1 7	1 9 9	1 7 5
射虎屠龍謝星樓	林獻堂異鄉未歸	志節皎然林幼春	文史兼妙連雅堂	箴盤鐵筆王石鵬	竹溪詩隱鄭十洲	六四居士林馨蘭	嶽奇侘僚胡南溟	洪棄生以詩為史	滄海遺民王友竹	陳鳳昌拾唾補遺	革命鉅子丘逢甲	趙雲石道學風流	鄭鵬雲江湖落拓	東坡後身施士洁	龍馬書生許南英



4	4	9	女中豪傑石中英
4	6	7	林景仁學貫中西
4	8	7	羅山女史李德和
5	0	7	陳逢源福慧雙修
5	2	7	趙家二劍工詩文
5	4	3	駱香林貞不絕俗
5	6	1	呂伯雄奉獻教會
5	8	1	博學多能許丙丁
5	9	7	亦僧亦俗林秋梧
6	1	1	附錄：臺灣文學家生卒年表

正直菩薩

盧

若

騰



若騰字閑之，一字海運，號牧洲，晚號留庵，自稱「自許先生」，福建同安浯嶼（今金門）人，萬曆二十六年（西元一五九八年）生，崇禎八年（西元一六三五年）舉於鄉，十三年（西元一六四〇年）成進士，因召對稱旨，授兵部主事。

從現存詩集來看，若騰中進士前的作品只有三首。

〈哭許雲衢、夢樑二庠友遇害〉

不識桃源路，竟逢草澤氛。

干戈曠代變，玉石同時焚。

血化城頭碧，愁連海角雲。

哭君還仰笑，天道總紛紛。

〈乙亥九日偕諸同社登嘯臥亭，還飲寶月庵題壁〉

海峰高絕處，偏愛路逶迤。

地僻無雞犬，秋深老薜蘿。

亭供嘯臥潤，社結清狂多。

不待白衣送，醺尊足放歌。

〈魯王將入粵，賜詩留別，次韻奉和〉

恥作池中物，春風護去櫓。

身原關治亂，跡不礙行藏。

碧水連雲駛，丹心向日將。

翠華今漸近，攀附即飛翔。

許雲衢、夢樸是金門後埔人，與若騰係同窗。崇禎二年七月五日，海寇李魁奇犯後堡（今后浦），堡陷，死傷和被執者數百人，二同窗即在此役中慘遭殺害，故爲此詩以弔之。

第二首寫於崇禎八年重陽節。嘉靖年間，俞大猷爲金門守禦千戶，題其石曰「虎江嘯臥」，後來門人楊宏舉在此建石亭，並撰〈虎江嘯臥亭記〉。寶月庵就是南庵，適逢佳節，若騰與詩友聯誼吟哦。

奉和魯王一首，則因永曆十年（順治十三年，西元一六五六年），王被迫離金赴粵，臨行作詩，若騰次韻，可看出君臣之相得。

若騰一向正直敢言，因疏劾督師楊嗣昌奪情起用，玩寇佞佛，升兵部郎中兼總京衛武學。又曾三次上書彈劾定西侯蔣維祿，聲振朝右。崇禎十五年（西元一六四二年），外遷擔任浙江布政司左參議，分司寧、紹巡海兵備道，七月二十九日，辭朝赴浙，自此直至山東，



再轉任所，途中有作：

〈壬午季秋之任浙海、黃河曉發、次黃泰階韻〉

曉發黃河曲，蓬窗月正明。

勞人圓枕覺，貧宦小舸輕。

隔夜風雲態，近村雞犬聲。

怒濤憑偶爾，夷險適吾情。

他到任後，興利除弊，爲民謀劃，蕩平劇寇胡乘龍，百姓感恩，建祠祀之，稱爲「盧菩薩」。

崇禎十七年（西元一六四四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思宗殉國於煤山，若騰悲憤填膺，泣盡繼血，這事變對他打擊太大了，「伏枕三月，奄奄頻死」（見其〈辭浙撫疏〉），所以前後乞休七次，至年底回鄉，不久，奉命屯兵江北，但因病未克赴任，有詩云：

〈乙酉春日病中，友人招憩寶月庵即席作〉

避病來孤寺，追隨曲徑施。

寶光浮月嶼，春色到煙蘿。

別久談宜劇，情深酒且多。

日曛興未盡，倚聽漁人歌。

他也想辭卸一切職務，歸隱田園，但混亂的時局不容他苟安，做個自了漢，弘光元年（西元一六四五年）四月，終於接受了巡撫的職位，至福建南平縣，作七律一首：

〈乙酉孟夏將赴中都，次大橫驛壁諸公韻〉

拂樹行旌高復低，溪山屈曲望中迷。

妖螭翻覆頻成雨，瘦鶴清真未穩棲。

率土懽傳萬乘將，雄關競請一丸泥。

會須迅掃烽煙絕，三徑重尋舊草萋。

中都指安徽省臨濠府（今鳳陽縣），若騰準備到那地方上任，途經南平大橫，朋友爲他送行，在驛壁題詩，當時盛傳福王要御駕親征，軍心士氣爲之一振。



五月舟次錢塘，見田孺雋年丈，周旋數日，驚聞清兵破揚州，史可法戰死，又克南京，下薙髮令，悲而賦云：

〔乙酉仲夏，舟次錢塘邂逅田孺雋年丈，周旋數日，聞南都之變，悲賦奉呈爲別〕

邂逅胥江足勝遊，那堪忽報怒濤秋。

連年國破羞青史，此日傷心易白頭。

半壁撐持驚再誤，兩京剋復望同仇。

定須江左夷吾出，高展中興第一籌。

這月十日南京明廷淪亡，他感到一種「孤臣無力可回天」的痛楚。

南京既已失守，若騰只好再由原路回頭，至閩江上游的黯淡灘，在太保廟焚香禱祝，題五古一首於壁：

〔題太保廟壁〕

危灘數十丈，渦作轟雷響。

舟子熟操篙，視之平如掌。

涉險貴有備，此理良非迂。

如何同舟者，胡越分其黨。

蜃舌費蜩蟬，肺腸盤蛇蟒。

帆檣任傾摧，棄置柁與槳。

倏忽遇風濤，胥溺葬萍淥。

哀哉行路難，去去將焉往。

澤畔強行吟，何人共慷慨？

國事蜩蟬，理應同舟共濟，但南明朝廷卻出現了兄弟鬩牆的現象，所以他有「如何同舟者，胡越分其黨」的感慨。既然同舟相殘，結果一遇風濤，全作了波臣，葬身魚腹。此時他像澤畔行吟的屈原，找不到同志去紓救國家的危難！

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稱帝，封他爲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溫、處、寧、臺，後加兵部尚書。

此時清兵南下，若騰駐守平陽，糧絕不繼，城陷，率親兵巷戰，背中三箭，帶傷潛入滌洲。稍後，唐王被執，復明大業受到嚴重的挫折。



若騰間關流離，終於回到了故鄉，與好友沈佺期、王忠孝重逢，恍如隔世。

桂王朱由榔即帝位於肇慶，次年（順治四年，西元一六四七年）改元永曆，逃至桂林；過三年，清兵大至，遁走南寧。次歲閩撫張學聖同提督馬得功，陷夏門，三月一日占領禾山，擬進攻滄海灣，因大霧而作罷。若騰作〈神霧〉以記其事，又其〈重建太武岩寺碑記〉也說：「國變以來，獨吾島一片乾淨土，辛卯三月三日之霧……。」辛卯即永曆五年（順治八年，西元一六五一年）。

過了幾年略為平靜的鄉間生活，永曆十年，清兵又圖進略金門，但人算不如天算，三月初六，突起大風，將敵虜船隊打得七零八落，死傷無數，除了作五言古體一首，若騰在〈重建太武岩寺碑記〉認為這風變「雖云天意，亦藉山靈。」

永曆十四年（順治十七年，西元一六六〇年）是不愉快的一年，其〈庚子元夕〉云：

年來蕭條景，無如今元夜。

簫鼓啞無聲，火樹光華謝。

祠門乏膏粥，宴客缺酒炙。

早荒久為虛，鄰不富禾稼。

加之助軍興，箕斂無等差。